



瞿曇佛陀傳

中村元著
王惠美譯

(續上期)

像火燄那樣的輝煌，更使高懸於空中的一輪皓月的明淨，好像秋天的太陽，撥開了雲霧，而照耀着大地，那樣光芒萬道的幼兒，俾仙人看得非常的高興，因而得到了極大的喜悅。

天人們，都拿了很多的骨架，及具有千個圓輪的天傘，蓋在空中。又拿着由黃金做成柄的拂子，於上下的搖晃着。

可是，並沒有看見那些拿着拂子和蓋傘的人們。當時的甘髮殊利(Kanhasiri阿須陀)高髻仙人，很歡喜的抱起了，頭上撐着白傘，而在紅色的毛毯裏，竟像黃金所裝飾而成的，那樣美麗的幼兒。而對於相術，具有深切的研究，且對於神咒，也極其精明的他，抱着釋迦族的卓越幼兒，詳細的查看着特徵，然後歌喜而高聲的說道：

「他是一個無上的人兒啊！是人間的至高無上者！」

可是，仙人憶念了自己的將來，因而就煩悶的流起淚來。釋迦族看到仙人的哭泣，便問着說：

「我們的王子有什麼不好的象徵嗎？」

仙人看了釋迦族在憂慮，遂就答說：

「我不是擔心王子有什麼不吉之相，他已是沒有任何阻礙了。他已不是凡庸的人，請你們謹慎的看顧他！這王子一定能夠得到無上的正等正覺。

他能深證着最上的清淨境界，且又爲諸多世人而謀求福利，更爲憐憫世人之故，要大轉法輪。他的清淨道行，一定能弘揚光大的。

可是，我在世的時間，沒有多久了，我的餘生是不會見到

他的成就，因而不免悲傷起來！

況且，我也是喜歡聽到那無比力量的人的教法。可是我畢竟不可能了，我又何得而不抱怨悲歎？又何而不痛哭流涕呢？

這位清淨行者——阿須陀仙人，給予釋迦族極大的鼓勵和喜悅，然後離開了宮庭。這位仙人憐愛自己的姪兒——那羅迦，所以，便勸他要遵從那無比力量的偉人——佛陀的教法。假如汝以後聽到了有佛陀，成就正覺，行道弘法的信息，那時便去到那處地方，以學習求他的教義，並在那位世尊的身邊，修清淨行爲要。」

那羅迦，原來也具有爲衆生謀求福利的心願，於今得到有先見於未來的最上清淨的聖者的指點，且具有積了種種善根的那羅迦，遂欣喜期待着勝者——佛陀的消息，而在過着自修的生活。

他聽到了那位卓越聖者——佛陀，將要大轉法輪的消息，遂到阿須陀仙人所指點實現的處所，即刻就去拜見那位最上的人——佛陀，而極致的歡喜，並且向那位聖者巧妙的尋求最上的聖道。」

以上就是序文詩句的結束，接看下面就是那羅迦，向世尊的申訴說：

阿須陀告訴我的這一些話，我已真實的瞭解了。所以，瞿曇啊！一切事物的通達者——世尊啊！我便要向你請教了！我作了出家人，希望修持托鉢之行，但我向你懇求。聖者呀！請你給我說明聖道之行、最上之道。釋尊當面就爲他說明聖道之行。

前面的序文的詩句。在漢文佛典中是沒有的，且其們的佛典中，也都沒有說及和引用，所以這在「斯多尼婆多」之中，是屬新詩句。可是要寫在後代的『佛傳』的傳說之原型，或是先驅的形態。阿須陀的這一些話，有附會着相當多的神話，不過，沒有與後世的『佛傳』極端的分馳着。

再依據後世『佛傳』的記述說，佛陀之母摩耶夫人，是生產後第七天便死亡了，但在經典之中，並沒有什麼記載。可是，由於特別的流傳而有這樣特殊的傳說，因此，產後不久便告死亡，也許是確實的。

關於釋尊誕生傳說的神話化，是漸次的進展，首先在巴利文『中部』的『希有未曾有法經』⑤以及其漢譯本的『未曾有法經』⑥所神話化，到了後來的佛傳，就描寫得更加誇張，而有更擴大的渲染。但巴利文的『希有未曾有法經』，只是描述關於誕生的情形，但是在漢譯本的『未曾有法經』，却是從誕生起至成道的情形，都會整個的描述出來。這才是將其完成了整然的『佛傳』的作用，所以認為這是後代許多佛傳的一個原型。

註：①Sn. 955.

②Therag. 534.

③Therag. 968.

④Nāḷaka-Sūtra Sn. 679-700.

⑤MN. No. 123.

⑥『中阿含經』第八卷『未曾有法經』(大正一——四六九C——

四七一C)。把這佛傳的意義解說的容易明白的，是例如：水野弘元博士「關於釋尊降誕傳說之謎」(參照『大世界』一九五七年三月號)。還有關於釋尊誕生的學問上的研究，有·R. Chaimirs (JRAS. 1894, 386. cf. 1895, 7519); Windisch, Buddhas Giburt (1908); A. Loucher. La vie du Bouddha, Paris 1949, pp. 23-69.

第二章 青年時期

1 少年時的煩惱

關於釋尊幼年的事情，總認為少有誇張的記載，尤其比較古老時代流傳下來的佛傳①之中，幾乎都沒有提起過。總之，在『

四尼伽耶』以及『律藏』裏面，關於釋尊出家以前的史事，幾乎都沒有記載。將這位年輕王子的生活，渲染得輝煌而燦爛的種種故事，在後代發展而增廣的佛傳之中，才有詳細的描述出來。

釋尊誕生的第七天，他的母親摩耶夫人便死亡了②，後來是由他的姨母摩訶波闍提撫養長大③的事情，也是在後來的佛傳之中才有所敘述的。就是說：淨飯王遂娶了摩訶波闍提作為續絃，而她也生育了一個男孩，名字叫難陀，也就是釋尊的異母弟。這些事情，在古代經典之中，都沒有說過，但是，這是一項非常特別的史事，而且，又是在諸書的敘述裏，都有這樣的說話，並且沒有什麼矛盾之處，所以這大概是真實的。

瞿曇佛陀，學習了當時教養王族所應具備的一切學問和技藝，而發揮了非凡的才能。關於這些事情，依然是後代的佛傳所描述。這大概也可認為是真實。唯所有的傳說，在後代的佛典之中，都說得非常誇張而已。

他以政治上的地位，及物質上的享受，可以說是得到獨佔的殊勝。如果只是想到他的出身，那就不必要特別的提出來加以說明的了！可是，他對於這一些環境，並不覺得滿足，因此，他從少年時代起，就對於人生問題，便有了深重的煩惱，這也許是他的天性給予他的力量。又由於失去母親，而感到寂寞和憂鬱，或許也是重大的原因之一。

後來，他在舍衛國「祇樹給孤獨園」的時候，回想起青年時的往事，並向許多的修行僧們，作了如次的述說④：

『我是生活得很愉快，情緒上更是無上的高興，且極其爽朗的。在我父親的宮殿裏，曾設置着蓮池。池裏是種植種種的蓮花，這些都是只爲了我而建設的。但我是決沒有使用過「加施」——孟拿拉斯出產的旃檀香。可是我的被服、襯衣、內衣是「加施」的產品，使我不會感覺到有寒、暑、塵、草、露的沾染。而且，真正的是爲了我，晝夜都遮掩着大白傘蓋。那時，我擁有適合四季的三種宮殿，一座是爲了冬天的禦寒，一座是爲了夏天的避暑，另一座是爲了雨期的防潮而建造的。所以，在雨期的四個月當中，我便住在適合於那所防潮的宮殿裏，而被女子們的歌舞

隊所包圍着，未曾有從宮殿裏出來過。譬喻：在他人的宮殿裏，給予奴僕、傭人、使用人所吃的是：以糖食而配着酸的粥飯，可是，我父親的宮殿裏，就有些不同了，他給予奴僕、傭人、使用人等所吃的是米飯而配着肉食的。

我雖然是如此充分的享受，且又是如此的極度快樂，但是，我却產生了這樣的思想：無知無識的凡夫，是由於自身的逐漸衰老！同樣的，老是人人都不能避免的，但是，看到他人衰老，自己便沉思而有煩惱、恥辱、嫌惡的觀念！而我也會逐漸的衰老，老是誰也不能避免的，但是，當時這些事實，却是不輪到於我的！雖然話是如此的說，但是，我那樣的思惟之時，已將青年人必有的氣氛，因而就全然的消失了。

無知無識的凡夫是：由於自身是要患病的，同樣的，病是任何人所不能避免的，看到他人的疾病，自己便沉思而煩惱、恥辱、嫌惡。但是我也會要患病的，因病愚是誰也不能避免的，且看到了他人的病苦，便會感到煩惱、恥辱、嫌惡——但是，這些事實，却是不輪到於我的，雖然話是如此的說，但，當我那樣的思惟之時，雖具有健康的壯志，因是就全然的消失了。

無知無識的凡夫！由於自身是要死亡的，同樣的，死是任何人也都不能避免的，唯看到他人的死亡，自己便沉思而煩惱、恥辱、嫌惡。而我也會死的，因自己總是會死亡，同樣的，死是擺脫不了的，當看到他人的死亡，自己便會感到煩惱、恥辱、嫌惡。但是，這些事實却是尚未輪到於我的，雖然話是如此的說，但，當我那樣的思惟之時，雖是健生，應有的生存意志也都全然消失了。

前面的回想，是可認為很接近於事實。但在最近世的印度國境內，那些凡是被稱呼為大王的豪族，確是到處都有宮殿。在宮殿裏，王者坐在椅子上，而侍者就拿傘遮蓋着。庭園之中，美麗的蓮池，在現代的印度，也是到處可見的，他們很愛好在那裏沐浴。在「孟拿拉斯」地區，也許瞿曇佛陀時代，就以產生品質優良的綿織物而著名，大概在「尼泊爾」南部區域內，都是使用這裏的產品。

上述，因為瞿曇佛陀，放棄了王者的地位，而作為一個修行

者，那必定是有如此深刻的反省！凡是在迷執中的我們這班凡夫，自己擺脫不了衰老的命運，可是看到了別人的衰老姿態，便懷着嫌惡。但是，所感覺到嫌惡的情緒，却在不久的將來，便會向我們自己的身上輪流而來臨。因自己又是擺脫不了如此衰老的命運，但看到他人老得要變成骨瘦如柴的姿態，便懷着嫌惡的情緒，且是多麼的可驚之事呀！關於疾病和死亡，也都是同樣的。

這種反省，是具非常新鮮的真實感。在成長中的人，誰都會希望自己是永遠的年輕；水久的不衰老，且又希望身體健康，永不患病的，而且，一到最後，還是希望永不死亡的。

以上所列舉的希望，本來是盡人們所要求生存於必需有的條件，但這種却是決不能滿足的。

「啊！短哉！人的生命呀！不到一百歲就會死亡了。假使能夠生存到一百年以上，最後還是會爲了衰老而死亡的⑤」

由此佛陀的年青時代的性質，就是很能深思的偉大思想家可知。然後曾追想到他當年輕時代的事跡，而作過如次的說話：

「我是在父親（淨飯王），將在處理事務之時，便坐在田間小道上的禪喜樹的樹蔭下，離着欲望，更離開不善的事情，有粗淺的思慮，也有微細的深思，而成就了由遠離煩惱而產生喜樂的初禪，這些事情，我記得很清楚。——這就是要達到至於悟道的境界了！就這樣的想着⑥」。

總而言之：像印度的修行者，所修持的那種方法，佛陀的年青時也喜愛坐在樹蔭之下的樹根上，而修習禪定。

在這裏叫做初禪的是：禪定有分爲四個階段，而最初的階段便是初禪。至於四禪的體系，在佛教教義中，也是稍後才成立的，不過，却在此時便已被採用了。

前面，所引用關於說：人類的老、病、死的文章，在漢譯本裏面，敘述得比較詳細，於是敘述說，瞿曇佛陀，將去自己的花園而外出的時候，看到了世人的狀態，以致於考慮到人有老和病的種種情形。就是前揭的巴利文，關於憶慮老、病、死的文章之前，還有追考年輕時所深思的情形，有如次的文章：

「我想要出去遊園之時，三十名的騎者，選了最上的馬匹，

侍從們都在鹵簿的前後而引導，何況，還有其餘的人，我有這個如意足，這是最柔軟的。我又復憶想起；昔時，看見耕作田地的農人，在田畦上止息着。於是我就到了閻淨樹下。結跏趺坐，而至於離欲，離惡以及離去一切不善之法，有覺知也有觀察，證離生喜樂地而得初禪，成就遊戲自在的境界。

我構成了這一個觀念，世間上不多聞之愚癡之凡夫，雖然自己已有診病法，但却離不了病⑦……』。

這樣唯有關病和老的說明，而至關於死却是沒有說及到。但是，在其他⑧的漢譯本中，就會說及關於老、病、死的三項。總之，在漢譯本中曾加上，在太子來到宮殿的往復路之中，實際的看到老、病等人類的痛苦，因而喚起了他的思慮的記述。就是看到年老的，都變成了骨瘦如柴的人，因而就痛切地感覺到人生的苦惱，又看到病人和死人，就不由得而生起了無常之感。這樣的慢慢發展下去，到了後世，便變成圖表化，而成立了所謂「四門出遊」的傳說。

這些再加上「生」的苦惱，而成爲所謂四苦，更再演進成爲八苦，是由於增加後代的教義學上的反省而成立的。

和這些相同的思考，在稍後經典中的說明，便使其變成了定型化。

「我還未證得正覺菩提薩陲之時，雖然生是免不了的，但須要尋生的原因；雖然老衰是免不了的，但要尋求衰老的原因；雖然病患是免不了的，但要尋求患病的原因；雖然死是免不了的，但要尋求死的原因；雖然憂慮是免不了的，但要尋求憂慮的原因；雖然污穢是免不了的，但要尋求污穢的原因，那時我就這樣的思想。——爲了什麼緣故，我既是生存了，但必須要尋生的本體，雖然會衰老、患病、死亡、憂慮、污穢，但爲什麼要尋求衰老、患病、死亡、憂慮、污穢等的本體呢？啊呀！我雖然是免不了生存，但是，我已覺知了在生存之中有患難，因此，我就要追求不生，無上安穩的涅槃！因我雖然是免不了衰老、患病、死亡、憂慮、污穢等，但是，我覺知其中必有患難，因此，我要追求不老、不病、不死、不憂、不污的無上安穩——涅槃」⑨。

關於四門出遊的故事，在巴利語經典（四尼伽耶）之中是看不到的。只有在敘述過去佛毘婆尸佛的故事裏，才有說及毘婆尸佛，在還未出家之前，尙是王子之時，乘車從宮殿內而至遊園的路途中，看見了衰老的人、患病的人、死亡的人，因而喚起了深刻的思考，然後和御者們互相對談⑩。是以在釋迦佛陀傳裏面，也曾被採取⑪與這些大概相同的說法。

可是，這在後世，却變成了定型⑫，而成爲四門出遊的傳說。據這些記載，太子是從王城的四個門出遊，而遇見了老人、病人、死人以及修行人，又看到蟲兒或者是飛鳥，都在互相爭鬪的情形，因而更痛感到世間是悲慘而不可靠的，於是便成了出家的原因。

在後代的佛傳之中，也曾描述他（佛陀）年輕時代的武勇譚，但在古代經典之中，却沒有這些傳說的描述。大概釋迦族是不喜愛修習武備的，而在他自己本人，也許不怎麼欣歡修習武術。所以，關於他武勇的談話，可以認爲是由於後世的人們，爲要讚揚他的偉大而被設想加入。

註：①「佛所行讚」或是「尼羅那·伽陀」等

②「尼羅那·伽陀」(jāṭaka 1, pp. 49, 52) Buddhacarita 11, 18

③Buddhacarita 11, 19.

④AN 1, p. 145 f. 「中阿含經」第二九卷（大正一一一六〇七C）。但是巴利文並沒有記載說法的地方，而只有漢譯本之中有記載。又有時候假托毘婆尸佛生涯的事情，而說同樣的事情。

⑤Sn. 804.

⑥DN. 1, p. 246.

⑦「中阿含經」第二八卷（大正一一一六〇七C—一六〇八A）

⑧「增壹阿含經」第一二卷（大正一一一六〇八B—一六〇八C）

⑨Ariyapayesana-Sutta, MN. 1, p. 163 「中阿含經」第五六卷，「羅摩經」（大正一一一七七六A—B）

⑩DN. vol. 11, p. 21f.

⑪Buddhacarita 11, 26f. 在南方佛典之中有說及這些事的典籍是 Vimānavatthu 81 最中 (H. Oldenberg: op. cit, S. 122, Ann. 1)。

⑫「修行本起經」卷下，遊觀品等。

（未完待續）